

闲  
暇时光

## 有滋有味过大年

□ 侯宝良

**快**过年了，老邻居又讲到从前过年的热闹劲：“真叫开心啊！”以前平民百姓都看重过年，即使穷人家也要按照老规矩来寻开心。

过去人多地方小，东西堆放凌乱，家家过新年了，就忙着整理房间打扫卫生俗称“抖遗尘”，现在住房条件好了，房间平常就蛮清爽，不用过年来大扫除。以前准备年夜饭不要太忙哦，年前家家早就挂满了凭票证到处排队买来年货，琳琅满目。现在网购，手机上点点要啥有啥送上门。还有年前洗澡也是大事，家里都没卫生设备，大家又集中在大年夜去浴室，浴

池里人多得来更像插蜡，老辈人讲是“去晦”，以图来年吉祥。

弄顿年夜饭要忙上一整天。煎、炸、炖、煮，样样功夫都豁上了。满桌个丰盛晚餐只等全家人来团聚。酒足饭饱之余，还去到门外放鞭炮。马路、弄堂到处乒乒乓乓声响不停，红红个爆竹拔地蹿天，据讲这声响驱邪纳福，寓意洪福齐天、福满人间。

现在吃勿稀奇，“年夜饭”流行上饭店，许多人家今年吃好，隔手就把明年“年夜饭”也预订好啦，哪用得着在厨房里大显身手。老早大年初一早，父母早在我们枕旁放好崭新的衣裳，平常穿惯旧衣，有新衣开心啊！现在啥人还稀奇呢，倒过

来欢喜有破洞个新衣裳。老早新年里向长辈拜年有“压岁钿”，只有过年算有红包。现在小人勿用开口，手机里老早转进来勿少，算下来早已超过老人好几个月“养老金”了。

过年除了应酬外，很少做家务，都说忙了一年，再做真叫“一年忙到头”了。扫地也要从门口朝里扫，垃圾收到角落里不可倒掉，叫“拢财”，唯恐把财运破了。现在有扫地机，统统吸进机器里。虽讲是“口彩”，是人们企盼集聚财富个美好愿望。甬管贫富沿袭祖辈的习俗和图腾文化，也是种“仪式”感。

随着生活中人工智能普及，认知观念变化，过年老规矩就像我们追《繁花》剧里的热闹劲，激起我们曾经有过的快感。记忆是保温的，亲情在，爱在，怎么过年，都是有滋有味。

□ 王妙瑞

**人**过古稀之年，期盼的不少人生梦逐个圆了，令人感慨而欣慰。

55年前的春天，19岁的我在部队入了党。时间如梭，2021年“七一”前夕，在小区旁边的党群服务中心，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手里拿着金灿灿的纪念章，感觉自己获得了认可。

我曾经调到华联集团工作，经历了创办于1918年的永安公司圆梦百年的高光时刻。回望历史。1939年，发行永安月刊，长达10年。黄宗英的“甜妹儿”形象上了封面轰动上海滩，后来的封面人物白杨、秦怡等演员也成了大明星。周瘦鹃、秦瘦鸥、郑逸梅等名家的散文，徐志摩的诗词，徐悲鸿的油画，郎静山的摄影等都为这本刊物增光添彩。永安公司还铸就了南京路上的一个红色经典。1949年5月27日，商店的地下党员为了迎接上海解放，策划了在永安绮云阁升起十里洋场第一面红旗。后来员工画家陈鑫泉创作了《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国画，被文史馆收藏。后来我也为商店培训了不少骨干和入党积极分子。

家庭百年故事的主角是我母亲。93岁时她股骨颈骨折引起并发症，送附近一家二级医院救治。因病情严重，医生叫我准备后事。我问医生有无绝招可救命？他说试试吧，叫我在纸上签了字，配了12片阿司匹林要求一口吞服，家里老四亲手喂药，3小时后母亲转危为安，住院治疗3月得以康复。母亲出院前，市第三社会福利院派员来查看，认为符合卧床养老条件。住进了宝山区花园式福利院，政府长护险补贴每月800多元打到卡里，缴费后个人养老金尚有结余。在护理员细心照料下，7年里母亲没有生过褥疮。4年前她满百岁安详离世。这是母亲命好、运好，还有上海这座人民城市好。

圆梦之路我还在走。再过2年，我国将迎来建军百年。我在四川一支红军部队服役了10年，首任旅长陈赓大将是南昌起义的重要成员。当年戴过的红帽徽和红领章我收藏在针线包里，它是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标志，也是我怀念人民军队的信物。再过4年新民晚报创办百年。我是晚报复刊后的第一批通讯员，和晚报友情绵长。

人的生命长度难以预测。但我坚信祖国一定比现在更加繁荣富强，我的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啊！

快  
人快语圆  
梦  
路  
上忆  
当年

## 故乡的炊烟

□ 叶振环

**久**居城市的钢筋、混凝土森林之中，许多人已经不知道农村的炊烟为何物了。即便是久居农村的孩子，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已很少见到炊烟。前一阵，我回崇明老家探亲，又一次见到了记忆中的袅袅炊烟。

回想小时候，我住在农村老家祖屋，全都用田里拾回来的柴禾烧火做饭。每每翻盖房屋时，操持的瓦匠必会在房山一侧的屋顶砌出一根粗壮的黑乎乎的烟囱。不管风吹雨打、日升月落，每日早、中、晚，各家烟囱都会升起缕缕炊烟，主妇们都会按时做出热腾腾的饭菜等候家人的归来。炊烟氤氲在村庄里，飘荡在房屋、树林、河流的上空，与草垛上啼鸣的公鸡，道路上稻田里蹒跚的老牛，奔走的驴车，泥地上欢蹦的孩子，田埂上荷锄晚归的农夫……共同构成一幅美丽怡人的乡村风景。

我的故乡地处崇明岛东南腹地一侧，地势平坦，早些时候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落后。当年村庄里大都是泥土垒墙、稻草盖顶的屋子，除了生产大队那台每次动用都需大修的旧手扶拖拉机能让人感受到现代气息外，一切农活都依赖于牲畜耕、人力作。好多人家都有织布机，女人们织出各种各样颜色各异的布段，裁剪出的衣衫裤子有模有样，连城里人看了也啧啧称道。总之，乡村的风景或许与几百年前相比无甚变化，以致上学时读到“房檐低矮小，顶上青青草”“莫笑农家白酒浑，丰年杀羊把鸡炖”等描绘老家风光的打油诗词很能理解，这些描绘的就是我的故乡风景。每至饭点，淡淡的、蓝蓝的、微带着火星的炊烟便会从高低不一的烟囱中升起，阳光照耀下，笼罩在轻纱雾霭中的村庄愈发显得古朴、恬静、安详。片刻之后，村子里宅院中陆续响起大人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喊声。有先做好饭的村妇们会手捧着盛满稀粥的偌大的瓷海碗边吃边走门串户，看看邻家吃什么，有时还会嘴馋地主动到人家菜碗里夹上一筷菜尝尝。她们边走边聊，一碗饭的工夫绕遍了整个宅院的多个人家。更有甚者，还串到隔壁宅院去，顺便带点外面的新闻回来。乡村的饭点是让终日劳碌的人们感受甜蜜

快乐的时光，大家能从渐消的炊烟里品味到生活的幸福与温馨。

炊烟里包含着亲情，炊烟里有着我无法忘怀的童年，炊烟里还有着难以描述的伤痛。在我从军和从警的45年时光里，祖母、父母亲和胞兄先后离世，长眠在砂锅港河边的坟茔里，与长江堤旁的水杉芦苇相伴。因工作太忙，他们去世时我没能送终和说上一句话，亲人虽然能够理解，但每思及此，我内心深处总是充满愧疚与遗憾。现如今，故乡的年轻人大多出外发展，只有少数孤老留守家园。每到晌午时，乡村中的炊烟唯有数根缓缓升起，过去几十柱炊烟齐冲天霄的壮观景象已成历史。

我也很少还乡，但时常思念故乡老宅的炊烟，更思念炊烟下的故乡老宅。

快  
人快语遇  
见

□ 戴旭东

**我**关于阅读的最初记忆里，满满的都是连环画，书里的英雄人物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等，是我儿时心中的偶像。

读初中时的一天，去农村的一位同学家。踏入泥土堆砌的房门后，看见桌上有一本破旧的《王若飞在狱中》，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书籍。将书借回家后，我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竟然决定赶在还书前抄下全书，抄书弄得手指麻木疼痛了也全然不顾。正是这次遇见，换来了我后来在学校、部队、工厂的宣传栏大显身手的机会，从没练过字帖的我，就这样练出了一笔正楷字，终身受益。

在部队新兵连训练的时候，听说我所在的炮兵团将要赴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顿时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后来，因为我们团里没有火箭炮营，而换了别的部队上前线去了。失去了去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机会，我感到很遗憾。父亲定期给我寄来报纸上连载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我看到了战场上我军将士们英勇作战的情景，特别是普通战士“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高尚情怀，他们给我鼓舞和力量。我庆幸自己在部队遇见了这部作品，在军营的摔打滚爬中，抹去眼中的泪水，



灵蛇庆有余

(剪纸) 郑树林 作

勇敢地承担肩负的责任。

母亲去世时，我还没有成家。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迷惘的时期。我去工厂图书室看书，试图排解忧烦救赎心灵。我与《简爱》和《悲惨世界》里的人物相逢，我看到了生命里最明媚的阳光，接受了人生低谷时最温暖的抚慰。阅读的美好，在于又一次重启我远航的信心。

生活中的遇见，没有太早也没有太迟，能够在书店遇见作家刘湘如，是我生命中的又一次幸运。作家青年时期在偏远的乡村学校给农村的孩子讲课，窗外的原野、泥土的气息，撩起他最初的文学情思。作家娓娓道来的生活经历中，有曲折也有甜蜜。我在他的散文《泰山祭》中，读到了他怀念岳父的一些家常往事，那一代人和那些无法复制的往事，让作家的思想穿越到历史的深处。他笔下饱含深情的文字，也勾起我对早逝母亲的怀念。

时间过得真快，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每当看到床头挂着的母亲与我唯一的一张合影，我便会在喧嚣中沉静下来。我不能让时间浪掷虚度，我选择阅读和写作来填充我的闲暇时光。我曾写下《慈母忆》一文，在文中，我想告诉母亲的是：儿子一定会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珍惜时间，在阅读和写作中充实度过每一天。